

裁军谈判委员会

CD/PV.177  
10 August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第一百七十七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8月10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加泰雷·迈纳先生（肯尼亚）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图阿提女士

阿根廷: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纳西贝内女士

澳大利亚: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德扬诺夫先生  
米哈伊洛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戈德罗先生

中国:

田进先生  
俞孟嘉先生  
王芷芸女士  
李巍岷先生

锁开明先生

吉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维伊沃达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扎伊阿茨先生

特拉普先生

登布斯基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托特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卡西姆先生

伊朗:

托希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加泰雷·迈纳先生

南吉拉先生

基博伊先生

默尼乌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勤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 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查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贝纳维德斯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比基尔先生  
帕纳特先生  
多加鲁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隆丁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季麦尔巴耶尔先生

甘贾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加伊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温斯顿女士

斯科特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萨拉加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扎伊尔:

埃康加女士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77次全体会议开始。

委员会今天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4，即“化学武器”。

今天登记发言的有巴基斯坦、美利坚合众国、罗马尼亚、波兰、比利时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代表。

现在我请第一位发言者、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阿赫迈德阁下发言。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你，来自一个伟大、友好的非洲国家的代表，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关键时刻担任了委员会的主席职务。我们相信，你所拥有的丰富外交经验和才干将使我们在本月份的各项活动中取得最好的结果。

我还愿向日本的大川大使表示感谢，他在春季会议的结束阶段中充分发挥了大家公认的才干和明智，从而确保裁军谈判委员会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我还愿借此机会欢迎罗马尼亚的达特库大使和我们一起工作。他在安全和裁军领域中具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大家都将得益于他的经验。与此同时，向中国的俞沛文大使和秘鲁的巴尔迪维索大使告别也使我们感到十分难过，他们都为本委员会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委员会1982年本届会议是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未能就委员会审议的任何重要问题达成协议之后复会的。大家当然都会注意到在特别联大结束时所通过的一些“轻松”结论中所包含着的嘲讽味道，甚至确可称为伪善。重要的是，我们在委员会中不应参与那些自欺欺人的做法，无视在特别联大上如此众多的人们和国家所抱希望和愿望受到挫折的严重性。

的确，特别联大使公众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军备竞赛所造成的威胁之上。任何目睹了6月12日在纽约的大规模群众集会的人都不会怀疑，裁军将会较早地而不是较晚地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愿望。我们真诚地希望在特别联大上发起的世界裁军运动将有助于唤起公众对裁军的普遍支持。

显然，必须根据过去四年中国际关系持续恶化这一现象来看待裁军特别联大的失败。在特别联大通过的各项结论中已承认了这一点。在这一方面，回忆一下美国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军备管制和裁军署署长罗斯托先生今年2月9日在本委员会上发言时所发出的呼吁是特别有意义的。他说“我们迅速有效地采取行动，以恢复《宪章》第二条第四项”——保证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承诺——“使其成为国际政治中有效法律的一部分。”今天，除了当时存在的日益恶化的危机之外，我们还面临着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入侵以及这一入侵给几百万无辜人们带来的苦难。千计的阿拉伯、巴勒斯坦的男人、妇女和儿童遭杀戮，万计的人被赶出了他们的家园。这种残杀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继续进行，数十年来以色列的宣传及其赤裸裸的侵略暴行似乎已经麻痹了这一世界的知觉。正如巴基斯坦总统在给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政府首脑的信中所说的，“文明的前途取决于这种骇人听闻的情景是否能够震动我们。”

对世界各弱小国家来说，缺乏可靠的自卫能力是致命的弱点，这是过去几年来从黎巴嫩、阿富汗和柬埔寨所发生的一切中汲取的明显教训。但是我们大家都必须认识到，在核时代中，如果通过军事力量获致安全的逻辑得到150多个国家的拥护，那么这必然要导致灾难。我们希望——我谨援引尊敬的印度代表的话——人们将会较早地而不是较晚地抛弃“以武器积累为基础的政治、军事优势的幻想”，而赞成通过裁军来获得安全。在最近召开的特别联大会议上，大多数不结盟国家已表明了它们希望通过真正、均衡的裁军过程确保其安全的愿望。正是这些国家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失败最深感不安，这是必然的。

巴基斯坦代表团对本届特别联大未能通过《综合裁军方案》深感遗憾。该方案本来应是特别联大的中心问题。是在核裁军问题上，更具体地说是在核禁试条约的问题上，《综合裁军方案》的谈判宣告破裂。众所周知，不结盟国家在谈判中采取了非常灵活的态度，但是遗憾的是其他某些国家集团并未采取相应的立场。我说这些话的目的并不是要指责他人，我仅仅是为了说明可使《综合裁军方案》谈判得以恢复的条件。在工作小组开始审议《综合裁军方案》之前，也许是在明年初，我们必须从某些大国获得某种表示，说明它们准备对在特别联大期间就《综合裁军方案》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提出的大量合理的折衷提案作出积极的反应。

我国代表团愿积极参加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的谈判。然而，在特别联大会议上的经历以及尔后的发展都使我们极为怀疑这一努力的前景。一个核大国不参加该工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作小组的活动，这很难使我们产生这样的期望，即我们正在靠近核禁试的目标。我们曾在设立这一小组问题上取得协商一致意见，但我们感到，某个核大国最近发表的声明很难同这一协商一致意见相一致，据报导该国在声明中说“我们将长期需要进行试验，也许甚至还要进行150千吨水平以上的试验。”我们也不愿意看到为了澄清某些国际协定中所产生的双边核查问题而使用这做法，对这些协定，我们并不是缔约国，而且对其中的目标我们也是深为怀疑的。

人们要求特设工作小组通过实质性的审议工作来确定同核查禁试条约有关的各种问题。我们认为，第一个与核查有关的问题是禁试的范围。换言之，我们是愿意象在联合国大会有关决议中所阐述的那样“永远禁止一切环境中的所有核试验”呢，还是仅寻求禁止核武器的试验？对这两种抉择的核查要求是大不相同的。如果我们象参加三边谈判者那样显然选择了后一种办法，那么将为“和平核爆炸”及其核查设想些什么安排呢？我们还很想了解的是，可设想些什么核查措施和遵守措施，以制止通过实验室或模拟技术——据报导某些核武器国家已发展了这种技术——继续改进核武器的质量。其他有关的问题，也已罗列在第CD/181号文件，即21国集团于去年向三边谈判者提出的一份问题清单之中。

某些核武器国家对全面禁试条约保持缄默态度也意味着它们转变了关于最终消除核武器的立场。如果按照《最后文件》第50段所设想的，即逐步削减并最终消除这些武器的话，那么就无须对这些武器进行“长期的”试验。如果我们的这一评估确实正确的话，如果预料要维持到遥远的将来核威慑和拥有核武库，那么这对实现裁军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若认为无核武器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会赞同在世界力量分布——其表现是五个国家拥有核武器——中现有的、极不相称的现象，那将是不现实的。放弃核裁军的目标就必然将放弃不扩散核武器的目标；两者皆放弃，就将造成一种比我们今天所处的核灾难边缘更为危险和不稳定的局势。

因此，我谨敦促那些迄今为止仍然顽固阻挠设立核裁军工作小组提案的国家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我国代表团认为，21国集团在第CD/180号文件的提案中所设想的核裁军进程可为开始审议这一问题提供合理的基础。这一作法不会损害任何核武器国家的立场；相反地，它将会导致产生一种有益的协商一致意见，这将促进核裁军的多边和双边谈判。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一些国家已强调指出目前正在日内瓦召开的所谓削减战略武器谈判和中程核力量谈判的重要性。我们并不想以任何方式诋毁这些谈判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必须表示我们的合法希望, 即参加谈判各方的目标应确实是导致其战略武库和其他核武库的着实削减, 而绝不仅仅是做出一种姿态来愚弄在最近几个月中明确表示反对核威胁的公众舆论。本委员会还有权期望参加谈判的各方以单独的或集体的方式把这些会谈的进展情况充分通知委员会。

我国代表团在促进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方面的一贯兴趣是无须重复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 就这一项目所进行的工作已陷入僵局。在我们为了去参加特别联大而休会之前的日子, 21国集团在第CD/280号文件中曾发表一项声明, 其中特别表明“只要核武器国家不表现出真诚的政治意愿以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 这一项目的特设工作小组的进一步谈判就不可能取得成果。”因此, 21国集团敦促“有关的核武器国家检查它们的立场, 并就此问题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修改过的立场”。在特别联大会议期间, 两个有关的核武器国家根本未对21国集团的这些关切作出答复。当然我国代表团已注意到在特别联大上法国立场的演变。现在法国的立场已同美国和联合王国的立场几乎完全相同, 遗憾的是, 这一立场的缺陷, 同这两个国家就此问题发表的单方面声明所致的缺陷完全相同。

在特别联大期间, 我们还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主席单方面宣布苏联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对此我们表示欢迎。除了其他含义之外, 这一宣布似乎还意味着在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问题上苏联立场的转变。我国代表团将以最认真的态度研究这些含义, 并将在晚些时间再谈及这一问题。

同时, 我们认为, 苏联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声明以及中国在十多年前所发表的并在特别联大上重申的类似声明为减少核冲突的危险开辟了一个渠道。我们难以理解有些国家的立场, 它们既把苏联关于不首先使用的保证斥为仅仅是宣言性的和无法核查的, 又要求无核武器国家按其表面价值接受它们自己在“消极安全保证”问题上的单方面声明。当然我们可以理解某些依赖核威慑的核武器国家若目前就寻求在这种不首先使用保证方面作出相似行动将遇到的困难。我国代表团认为, 在寻求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达成协议这一目标时, 应同时采取各种措施, 以消除当前存在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的有关东、西方常规武器不平衡的一些观念。

关于“消极安全保证”，在对放射性武器进行谈判中所遇到的困难显然是根本性的。除非大大扩大拟定的放射性武器公约的范围，否则这一公约将成为旨在禁止一种不存在的、未必可能出现的武器的一份毫无意义的文件。因此，至少应把这一项目的谈判搁置到明年。然而，正如我们曾多次指出的，禁止攻击核设施的问题是人们当前很关心的问题，因此应给予独立对待。我国代表团保留在适当的场合提出这一问题的权利。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在苏伊卡大使领导下正在从事的谈判为我们目前的工作中最有希望的一个。为审议公约草案中各组成部分并列所有可能的或妥协的方案而设立各接触小组将引导工作小组为明年开始具体谈判公约草案奠定全面的基础。这是我们不可失去的机会。

在联合国第二届外层空间会议召开的同时，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可采取一些有益的步骤防止军备竞赛扩展到这一环境中的危险，那将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作为第一步，本委员会可建议大家普遍赞同外层空间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这一概念。巴基斯坦赞成这一观点，即委员会应就这一项目设立一个拥有适当职权的工作小组。

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失败之后，本委员会确实已成为唯一的和只此一家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委员会肩负的责任同它的作用一样是独一无二的和繁重的。我们必须在这里设法为真正、全面的裁军进程奠定基础。正是在这里，所有国家重申其致力于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承诺将经受考验。

巴基斯坦代表团将参加任何旨在提高本委员会工作效率的努力。但是我们都应清楚地知道，在过去四年中委员会未能在谈判中取得实质性进展，这同这一机构本身的不足之处——如果有的话——关系不大或根本无关。和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失败一样，我们的失败是由于缺少任何谈判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即达成协议的政治意愿。

主席：感谢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尊敬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菲尔兹大使阁下发言。

菲尔兹先生(美国)：主席先生，这是我在本届会议上第一次发言，因此请允许我首先祝贺你在委员会开始1982年夏季会议时担任了主席的职务。我国代表团深知你的才干和智慧。你在裁军领域中的丰富经验以及你作为主席的工作效率都使我们确信，我们的工作将会是富有成果的和高效率的。我还愿向我们的新同事罗马尼亚的达特库大使表示欢迎；我遗憾地注意到中国的俞沛文大使和秘鲁的巴尔迪维索大使已经离任；我还要向我们的朋友、即将离任的印度大使温卡特斯瓦朗告别，他将于下周离开我们前往北京担任新的职务。我们祝他一切顺利。最后，主席先生，如果我不向尊敬的日本代表大川大使表示特别的谢意，那我将是失职，我要感谢他在春季会议最后几天的紧张工作中出色地领导了委员会。他的大睿大智和镇静自若的态度不仅使我们完成了在日内瓦的工作，而且也在我们承担在纽约所面临的各种艰巨责任中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已有一些人在发言时谈及了最近闭幕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他们已提出了一些评估意见。我愿首先指出的是，我并不象其他人那样认为我们是夹着尾巴从一场灾难中败退回来的。当然，大家都不会说特别联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我们的期望是在各项具体问题上取得显著进展的话，那么特别联大的确未能实现我们这些起码的期望。但是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来评估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成果吧。鉴于自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以来的四年中在世界上所发生各种事件，我们不应对这些结果感到惊讶和震惊。从实际出发，当时我们是否能相信我们将再次获得成功？多半不会吧。我们的确不能期望这些在这一较小型的和更富有经验的机构中未能解决的争论问题将会得以解决。正如我们的一位可尊敬的同事、瑞典的图尔森夫人在上周指出的那样：“根本不存在越过《最后文件》所必要的先决条件。”

我国代表团曾希望在纽约和大家一起设法对我们在过去四年中所作的努力以及各国的举措对裁军努力的影响作出一个现实的评估。然而，就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我们的努力遭到某些人的阻挠，我希望我们不要管它们的活动，他们提出一些过于简单的宣传性提案以此作为解决几十年来使我们陷入裁军困境的所有问题的办法，并设法用这些提案来转移我们的方向。但是我们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在纽约我们没有获得成功，这并不是因为缺乏政治意愿，而是因为目前国际现状的恶化已经

(菲尔兹先生，美国)

完全损伤了世界各国对其安全的信心。这一问题不是使用词令所能解决的，只有重新遵守《联合国宪章》中的各项原则才能解决这一问题。里根总统在特别联大上发言时讲了一些话向我们提出了挑战。他说：

“我来到这个会议大厅是要呼吁全世界重新致力于《联合国宪章》中的基本原则——即所有会员国根据法律力行容忍，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不把武装力量作为解决国家间冲突的方式。”

《宪章》第二条第4段是每一会员国都应遵守的义务；只有认真遵守这一义务才有可能实现裁军。如果我们要致力于裁军，我们就必须接受里根总统的挑战，并“最终赋予《宪章》以生命力”。

然而，我们甚至无法就如实地反映当前的各种事件达成一致意见，同样，我们也未能达成一项综合裁军方案，以此为我们今后的努力制定一条现实的道路。似乎大家都愿同意那些不影响其自身利益的措施；然而只有认识到裁军是大家共同肩负的责任，这一努力才能获得成功。

这些严酷的事实对我们委员会今后的工作意味着什么？有人已指出，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成立以来的四年中委员会连一项条约也未能达成。这是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真正教训是本谈判机构不能把自己限制在对世界的狭隘看法之中。如果它限制了自己，那么它就面临着偏离其真正目标的危险。我们必须从特别联大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坚持本机构的主要宗旨，即谈判具体的裁军措施。在这一方面，我们今后的工作安排将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些发言者已谈及他们对本委员会面前各优先项目的看法。我愿简单阐述我国代表团的观点。

我们认为，我们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谈判各项有意义的核裁军措施。目前美国正与苏联举行会谈，其目的是要消除双方的威胁力最大的中程核力量并且深入而大量地削减各自战略核武库的水平。成功地结束这些谈判比其他任何措施都更能在实现全面消除核武器方面取得有益进展，后一目标肯定是大家都在寻求的。我国政府继续把全面禁试当作最终的目标，尽管我们认为目前并不适合就这种禁试进行

(菲尔兹先生，美国)

谈判。在本届会议上我们准备积极参加解决核查与遵守这两个重要问题的核测试工作小组的活动。我们认为该工作小组可为委员会的工作作出有益的贡献。我还想指出我们将继续致力于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该小组于昨天开始召开会议。我们认为，该小组应继续为国际数据交流系统建立各种现代技术所能做得到的最广泛的程序。

为了缔结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条约，人们已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了进展。实际上，同本机构所面临的其他任何措施相比，这项措施是较为接近完成的。我国代表团认为，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的干练的主席在上届会议上提出的工作方法似乎使缔结一项放射性武器条约有了希望。和有些代表团一样，我国代表团对保护核设施进行谈判的必要性表示怀疑，我们一直在批评那些阻止我们在解决核设施问题之前在缔结放射性武器条约方面取得进展的代表团。

现在是抱着较为现实的态度来评估这一局势的时候了。我们认为，缔结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人类更广泛的利益。与此同时，我们充分理解那些主张谈判进一步保护核设施的国家的关切所在。因此，在本届会议上我们准备以积极的和富有建设性的态度来参加这一问题的讨论。我们仍然不相信放射性武器与核设施问题之间的联系。但是我们准备根据各种问题的具体情况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将不会阻挠有助于取得重大进展的任何合理程序。

在本届会议上，有些人主张设立一个工作小组来解决外层空间的问题。在提出这一主张的人中，有很多人都承认对这一复杂的和技术性很强的问题的认识有限，他们把该工作小组看成是一种教育我们的手段。我国代表团支持本委员会审议各种外层空间的问题，实质性的讨论可使问题集中起来，并为今后的审议工作提供材料丰富的基础。委员会迄今只对外层空间问题进行最低限度的讨论，我们甚至还未听到某些代表团发表初步性的意见。

我国代表团仍然不相信设立工作小组是当前最明智的方向。然而，我们坚决支持召开几次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全体会议来讨论外层空间的问题。只有各国代表团充分阐述各自的观点并做出大量的实质性准备工作，我们才可以开始把我们的努力集中起来。

(菲尔兹先生, 美国)

自7月20日以来,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一直在召开会议。我国代表团已积极地、干劲十足地参加了化学武器的审议工作。我们还将继续这样做。我们认为实现全面地有效地禁止化学武器是最重要的优先项目。越来越多的事实继续证实在东南亚使用禁用的毒性武器的情况并对阿富汗的自由战士使用化学战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把主要侧重点放在争取在这一领域中取得进展, 特别是要在确定必要的核查和遵守措施并就此达成一致意见方面取得进展。

我国代表团颇感兴趣地听取了苏联外交部长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所做的关于核查化学武器公约的发言。我们已认真地研究了他提交给特别联大的提案草案。我们希望苏联将对其提出的某些极笼统的语言后面的意思做出解释。令人遗憾的是, 苏联迄今仍未做出解释, 我们对苏联及其盟国不愿进行认真谈判或不愿对他人就它们的提案提出实质性询问做出答复感到失望。我将在星期四的会议上更具体地谈及化学武器问题, 届时我愿就如何在实现公约方面取得迅速进展这一问题进一步阐述我们的看法。

我尚未谈及委员会所面临的全部问题,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故意忽视这些问题, 或对其缺乏兴趣, 而是为了使我的发言简短一些。我将在今后的发言中阐述我国代表团在其他问题上的看法并对我今天的发言作进一步发挥。

主席: 感谢美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尊敬的罗马尼亚代表达特库大使阁下发言。

达特库先生 (罗马尼亚): 我今天将谈及化学武器这一问题, 根据我们已通过的工作计划这是本周讨论的议题。

自1982年7月20日以来,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所做的工作以及为讨论某些挑选出的问题而举行的有专家参加的各次会议促使我国代表团要就有关这一问题谈判的目前阶段以及前景发表一些意见。

首先我愿强调指出的是, 我们的讨论已表明, 大家普遍希望在这一存放在某些国家武库之中的、大规模毁灭性恐怖武器问题上取得成果。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

除了载于第 CD/CW/WP.33 号文件中的各种具体建议汇编之外，现在苏联又提出了一项富有建议性的提案（载于第 CD/294 号文件），即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其销毁的公约的基本条款。

此外，在工作小组会议期间，不断有各国代表团以工作文件或建议的形式提出的其他具体提案。

我们认为，在谈判的现阶段，我们应集中全力起码就今后公约的基本条款达成广泛的一致意见。

最近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表明：存在着实现这一目标的某些政治意愿，我们并不缺少各种具体的提案，以及在近几年中我们已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既然如此，我们认为，若要把拟定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问题上取得的真实成果提交给联合国大会，其需要的条件是存在的。

因此，我们应对有争议的主要领域给予特别的注意。

如蒙许可，我今天愿谈谈未来公约的目的问题，这是我们在谈判中遇到的困难之一。

众所周知，我国代表团一贯赞成缔结一项具有广泛适用范围并可最有效地保证各国的武库中排除化学武器的公约。正是这一基本立场在指导着我们研究某些提案，这些提案建议把不使用化学武器和化学战能力的概念纳入将成为公约主题的各种禁止之中。

我并不想提出任何新的论点来支持或反对这些想法，因为我认为无论如何这样做的对间已经过去了。各有关国家已经这样做了。我仅想代表我国代表团就这些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显然，是取得广泛有效禁止的愿望激发了禁止化学战能力的想法。我国代表团，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的确关切着这一问题。然而这一想法不论从概念观点出发还是从实际的核查出发，都造成了某些困难。我们认为，在公约生效的某些时间之后按其今后的应用来考虑这一问题，也许可能会提供一个解决办法。

关于未来公约组成部分一中所述的化学武器的使用及其明确的禁止，我们认为大家都已熟知各种相反的观点，因此就无须在这里重复了。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

然而，正如我们所知，各国代表团都强调指出了两点。第一点是，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以及我们目前正在谈判的公约是两个法律文件，两份文件都涉及化学武器这一事实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第二点是，化学武器的任何使用都将显然违反我们正在谈判的公约，这项公约将禁止各缔约国发展、生产、用其他方法取得、储存、保有或转移化学武器，同时要求它们销毁储存和拆除各种设施。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两点为在已发表的不同观点之间达成妥协奠定了基础，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工作中继续前进。

我们愿提交委员会审议的一个可能的办法如下：

- (a) 完成公约的组成部分一，其中不包括禁止使用化学武器；
- (b) 在公约的序言部分中纳入一段涉及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并重申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段落，在组成部分七中再次提及《日内瓦议定书》，阐明不应把公约解释为以任何方式限制或减损各国在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基础上所承担的义务；
- (c) 在公约中写入一项新的条款，承认化学武器的任何使用都是违反公约，因此未来公约中有关核查的条款将适用于这种情况。

正如我所说的，这是一种可能的办法。如果各国代表团可以接受的话，那么我认为它将解决一个迄今尚未解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最后的一些看法是关于一些技术问题，这些问题在我们的工作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上周在有专家参加的情况下就同某些化学物剂毒性的确定和核查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有关的技术问题进行了协商，这些协商对于澄清问题和提供准确性是有益的，所有这些都将有助于我们的工作。

关于毒性标准适用于其他有害化学品的问题，我们认为协商似乎已相当清楚地表明目前尚无恰当的方法来确定致残和其他有害的效应。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为了未来公约的用途，最好的解决办法可能是为某些属于这一类的化学物剂制订出一份纯说明性的清单。

我们仍未成功地制订出一种令人满意的化学物剂“前体”的定义。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下在应用毒性标准方面存在的种种困难，我们认为制订一份“关键前体”的

(达特库先生, 罗马尼亚)

清单也是可予考虑的解决办法。

显然, 同监测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有关的各种技术问题是极为复杂的。正如有专家参加的各种协商活动已清楚表明的, 我们还仅处于这一进程的开端。随着工作小组在专家们的帮助下所从事的各种谈判的进展, 做出进一步努力以便拟定这一领域中所需的各种技术方法将被证明是必要的。

以上是我国代表团愿在化学武器谈判现阶段发表的各种意见以及我们愿向委员会提出的种种建议。主席先生, 我愿再次向你以及你的同事、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苏伊卡大使保证, 罗马尼亚代表团将同过去一样竭尽全力为我们工作取得进展作出贡献。

博古米尔·苏伊卡先生(波兰): 主席先生, 我代表波兰代表团对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表示欢迎。我完全相信, 在你的精干领导下, 本委员会将利用一切机会在履行其整个国际社会正密切注视着的责任重大的任务过程中向前迈进。我愿向你保证, 在你履行责任重大的任务时, 可期望我国代表团与你充分合作和给予协助。

对于你的前任主席, 日本的大川大使, 我一贯——我很高兴在此时重复一下——对他对本委员会春季会议所作的宝贵贡献表示十分真诚的尊重。

我还十分高兴地对于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 坐在我最邻近的罗马尼亚的达特库大使来参加会议表示欢迎。

按照委员会的工作计划, 铭记本周是专门讨论化学武器问题, 我今天的发言主要集中在这一具体议程项目上。

我国代表团一直以极大的兴趣倾听着委员会全体会议就专门讨论化学武器的所有发言。我们将以同样集中的注意力倾听即将就上述议程项目的发言。注意到所有在我之前发言的代表团都宣布他们愿意承认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的优先性质和首要的意义, 这是令人鼓舞的。我愿表示深信的是, 在这些有利的声明发表之后, 接踵而来的将是就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其谈判桌上的相当多的有争议问题拟定妥协

(博古米尔·苏伊卡先生，波兰)

方案作出的具体贡献。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和非成员一样愿意按国际社会所期望的那样，尽早地以及根据需要尽早地就彻底销毁这种有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问题达成一项协定，以便将这种武器从武库中和科学实验室中清除掉，那么目前作为禁止化学武器谈判的唯一讲坛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是能够起到特殊的作用的。

关于拟定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问题已在工作小组的任务中作出了明确规定，我愿再次将其中有关的部分引用如下：“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在1982年会议期间设立一个委员会的特设工作小组以拟定该公约，同时考虑所有现有的提案和今后的倡议，以便委员会能尽早达成协议。”在这方面，联合国大会历届会议所通过的很多项决议的文字和精神也同样是很清楚的。要求尽早拟定一项公约的强烈呼声回响在第二届联合国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期间，如果我们一方面想想上述情况，而另一方面想想化学军备竞赛（而且是质量方面的竞赛）的日益增长的危险，我们就必须认识到，我们自己正处于十字路口，其中一条是走向加速的化学军备竞赛的。我们不愿走上这条道路。但是还有另一条道路，即，和平的道路，就停止化学武器军备竞赛以及销毁其储存和其生产手段而进行的平静的谈判的道路。这就是我们要走的道路。苏联的题为“一项有关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其销毁的公约的基本条款”的提案就指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因此，苏联的“基本条款”被普遍认为是促进就禁止化学武器进行严肃谈判的巨大推动力，这是很自然的。经考虑后我们认为，苏联的文件包括了所有现有的提案，并与此同时还进一步提出了很多新提案。它还消除了在本委员会中所听到的疑虑。换句话说，现在我们有很大的可能性在谈判中获得势头；为响应要求拟定一项公约的呼吁，我们应该利用这一机会完成其草案的拟订工作。

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于7月20日恢复了例会，并以相当紧张的步伐继续进行工作。

作为上述工作小组的本年度的主席，我首先要强调的是，现阶段参加有关一项公约工作的所有代表团保持着一种极好的气氛。我高兴地告诉本委员会，自7月20日迄今，在化学武器小组举行的十多个会议中，我们已经能够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基础上相当详尽地讨论了有关未来公约的几乎所有的问题，六个非正式接触小组进行

(博古米尔·苏伊卡先生，波兰)

了更为大量的协商，它们正在继续努力拟定各项具体的妥协条款。此外，上一个整个工作周里，各代表团在专家参加下，就有关化学武器公约的某些技术问题进行了协商。为了完整地描述工作小组的活动，我愿告知本委员会，我刚提到的这六个非正式小组正在就未来公约的如下几个方面从事它们的准备工作：

- 是否列入一项条款禁止化学武器的使用问题；
- 对在公约中将使用的多种技术名词的定义；
- 关于核查的一般规定；
- 已公布的化学武器的储存及其生产手段之销毁、拆除或将其转用于被准许的用途的问题；
- 拥有化学武器的储存和化学武器的生产手段之公布；销毁化学武器或将其转用于被准许的用途的计划以及作出此种公布的时限和形式；
- 其它剩余的问题，特别是公约的序言，与其它条约的关系，在履行公约过程中的国际合作和它的生效，以及很多其它的法律方面的问题。

对有关一项未来公约的核查方法这个复杂问题所进行的坦率的非正式讨论表明，工作小组赞成拟定一项包括核查的一些总规定的条款，之后再拟订若干关于程序的必要细节的其它条款，如有关国家和国际核查措施、国家技术手段、设立一个协商机构等条款。关于是否列入一项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已进行了同样坦率和有用的讨论，并且还在进行讨论。众所周知，委员会的成员对于这个具有重要的司法和政治意义的有争议的问题，意见是分歧的。然而，在一些代表团的发言中不时可以看到一些乐观的迹象，它们表示愿意考虑正在讨论中的几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我们刚才在罗马尼亚大使发言中就听到了这些可能的解决办法。

经过了七月底的筹备工作，工作小组进入了本届会议的最深入细致和最重要的工作阶段。由于一周有召开三次会议的可能性，我希望通过整个小组的集体努力，小组能够在本届会议结束时向委员会汇报在未来公约的所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展。因此，在对所有代表团给予的帮助和所讲的一番温暖的鼓励的话表示感谢的同时，我呼吁它们采取忍耐和理解的态度给予它们的工作人员必要的时间去积极参加大量的我们称作非正式准备小组的讨论。同时，我也鼓励各代表团的团长对于小组的会

(博古米尔·苏伊卡先生，波兰)

议进程给予直接的、个人的关心。用实际的话来说，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很多代表团相当正确地强调的禁止化学武器谈判的优先性质的问题。对那一点作出反应的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这方面愿指出的是，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为所有代表团提供了一种充分和必要的构架，它有助于将它们在这方面所作的声明转变为行动。

有些代表团已经认为急急忙忙地作出结论是正当和正确的，并对我们目前进行的努力作了悲观的预言。至少可以说这样说是不成熟的。我完全赞成进行可能使我们达到目标的深入细致的工作。我的确认识到我们在本届会议期间不可能拟定一项公约的一致文案草案。但是可以肯定，为很多组成部分拟订可能的文案对于本届会议来说似乎是一个现实的目标。因此我们大家应尽一切可能使小组达到这一目标。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为达到一个决定的目标而工作对我们所作的努力是一个促进的因素。

现在请让我对于委员会所审议的最紧迫和重要的问题即，核裁军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问题谈一些看法。已经使用了不知多少语言，发表了多少演说来谴责核军备竞赛，抗议这一代的这种最野蛮的困境。在这间会议室里我们也曾再三地重复这些话。然而，无论是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还是那个机构和其它很多组织所通过的无数决议，包括本委员会在内的各种会议都未能取得任何具体的、有希望的成果。但是，我们的责任是继续谴责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所带来的局势的严重性。我们应该不断重作努力，继续寻求停止这种竞赛的、可能的通过谈判的解决办法。我们的确为谈判作出了足够大胆的、富于想象力的提案，足够大胆和富于想象力的以供遵循的榜样。在这个时刻，我只想提一点：苏联的具有历史和政治意义的倡议——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单方面的义务。我们的苏联同盟的这项倡议——在联合国裁军大会的讲台上宣布的最重要的倡议——已被国际社会广泛地普遍地认为是朝向全面禁止使用核武器的进一步的步骤。因此，阅读一下西德的著名作者们写的一篇关于使用核武器问题的文章内容，不得不令人感到忧虑和困扰。在第二届特别会议的时候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建议“……西方联盟首先使用核武器……”；即使这些作者们把这种使用称作“防御性”的，此外还认为“……可信地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会再一次使战争更有可能发生……”，还不应该被看作仅仅是一种政治信条，应该当作为“西方联盟”的一些著名成员的政治目的和志愿的一种供认。在苏联保

(博古米尔·苏伊卡先生，波兰)

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之后，在第二届特别会议之后，以及在本委员会会议刚刚开始之前，将这篇文章的全文散发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各代表团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是谁，（如果允许我再次引用那些西德作者的话）要“……使战争成为可能……”。我应该补充的是，上述文章包含与美国一些作家的论战，后者在讨论着美国承担这样一种义务的假设的可能性。

在我的这次发言里，我还想谈一下另一个在本委员会的短暂的历史上引起了很多生动的讨论的问题即，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效率问题。此时，我不想追述和重复在很多文件中，包括反映了波兰代表团观点的文件中已经表达了的一些看法。事实上，我只想谈谈这个紧迫的问题的一个具体方面：如何使按照委员会的议事规则，使我们支配下的现有的结构更加有效？

本委员会已经设立或即将设立的附属机构的确应该成为真正进行谈判的讲坛。但是，如经验所示，它们还不是这种讲坛。在这方面，我建议召开若干次准备充分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来专门讨论拟订有关其附属机构的工作的适当的和明确的建议。这些建议应该明确地考虑到每个具体小组进行谈判的目前状态。小组方面应该有可能做到比现在更经常地向委员会报告他们工作的情况，并在委员会介绍他们的困难，有时也许是很狭隘的问题，以便可能从全体会议上得到一些指点和（或）指导方针。此外，特别是在深入细致的谈判过程中，可取的作法是，附属机构不应将它们的正式会议当作唯一的工作方法。实际上看起来它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通过非正式协商，特别是那些对于一个特定的具体问题有不同意见的代表团进行的协商来达成协议。换句话说，值得考虑如何确保附属机构工作方法的必不可少的灵活性和行动的形式。我认为，这会成为使工作深入细致的可能的手段之一，从而提高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效率。

主席：感谢波兰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请比利时的尊敬的代表昂克林克斯大使阁下发言。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我并不认为在这个委员会中和在我们工作的这个阶段中发表一番讲话去试图确定责任并试图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大会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上发生的形势中吸取总的教训会有什么用处。

然而，我认为，就裁军问题进行的多边谈判所提供的可能性要胜过多边审议机构，这一点现在更加清楚了。必须承认，这种多边审议的办法除了1978年那次幸获的、但总而言之是脆弱的成就之外，实际上并没有获得过任何具体的成果。自从我们的会议复会以来，我们已听到很多发言，其中一些发言的调子是论战性的并且有时是进攻性的。我们并不认为后者会对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用的贡献。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加急迫的事是，我们每个人远不应去进行论战而应该问问自己什么是促进我们的讨论，特别是关于我们议程的优先项目的讨论的最好方法。

最紧迫的事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显示出它进行谈判和产生具体成果的能力。

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建议我们在本周全体会议中讨论的项目——的谈判乃在最近的将来就可以在这方面作出这样一种表现的最适当的途径，其理由如下：

此问题是影响所有各国安全的一个极重要的问题；

本委员会已有一致的愿望，愿草拟此项公约，而且，我们刚才听到工作小组的主席苏伊卡大使发表了他的看法并告诉我们关于目前在他的小组内出现的良好气氛；

进行该谈判的各种参数现在已作了明确规定；以及

已提出了值得仔细研究的各种新提案，特别是苏联的提案。

我国对于这些谈判的迅速结束给予极大的重视，我们还希望委员会能够作出必要的程序性的安排，为这项工作专门分配必要的时间，如果需要超出本届会议的结束日期的话。

有几个重要的概念性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今天我的发言仅涉及到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是否应该将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列入到公约的范围内。这正是达特库大使在他的大部分发言中专门论述的同一个议题，我曾注意地听取了他的发言。我们已知道有关两种理论的争论，因此我不再重复它们。

工作小组在其试图找到代替这两个办法的备选方案过程中肯定已取得了进展。在进行上述过程中我们已能看到，在我们正拟定的公约的范围、日内瓦议定书中规定的各种禁止和遵守禁止使用方面的核查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

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是旨在全面禁止一切化学和细菌武器的一项漫长的任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务的基础。在议定书本身的各项条款中，禁止使用是包括所有的化学和细菌武器的。如果引进有关禁止使用的一项新的制度仅仅是针对化学武器，而把细菌武器放在一边的话，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1972年的关于细菌武器公约小心地回避谈到任何关于禁止使用的问题，而是仅仅在其序言中提及日内瓦议定书的规定。此外，在拟定旨在全部禁止化学和细菌武器的措施过程中，迄今一直遵守着某种程度的对称性。因此，就上述两个问题共同进行谈判一个时期之后，1972年的细菌武器公约的第九条规定仅仅就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化学武器和销毁这类武器继续进行谈判。在该条款中并未涉及到禁止使用问题。如果我们想以尽可能广泛的方式来安排日内瓦议定书中出现的禁止制度，就必须铭记这一对称性。

对遵守禁止使用的核查也引起了一些问题。我们认为，为细菌和化学武器设想一种核查方法是合乎国际社会的需要的，因为缺少核查一直是过去几十年来各国之间产生很多争论和摩擦的原因。此类核查的模式必须能很具体地适用于所禁止的事项。因此在这方面的条款必须区别于那些有关对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的核查的条款以及那些有关销毁的条款。也越来越明显的是，鉴于这两个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禁止化学和细菌武器制度之间的对称性，这种类型的核查应该旨在能同时确保遵守这两种武器的禁止使用。

用一份单一的文件在范围和核查之间作出联系，这也不妨加以考虑。因为要将一种要适用于在公约中未明确提到的禁止的核查系统列入到化学武器公约中是很困难的。

这些就是比利时在特别会议上提出的倡议的主要考虑。在那次会议上比利时出了一份关于监测在战斗中禁止使用化学和细菌武器的备忘录。我们现在，在第CD/301/CD/CW/WP.39号文件将这一案文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目的是希望这项倡议有助于我们共同努力来找到一个对于解决使用化学武器问题的办法。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我不再描述该文件的内容了。我只想强调一下它的基本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建议一种适用于针对在战斗中使用化学和细菌武器的所有情况的该查方法来弥补1925年议定书中的不足。同时我们还想。规定有关禁止使用的条款不仅管战时而且更普遍地管任何战斗中的一切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 从而以此来解决关于对议定书范围的辩论。

第二个目标是解决由有关化学武器公约的使用问题而引起的问题。

最后，第三个目标是规定一种甚至在化学武器公约签订之前就能够迅速达成协议和生效的灵活的方法。如我们所设想，建议的咨询委员会的组成（在现阶段包括1925年议定书和1972年的细菌武器公约的所有缔约国）和生效的条件（我们认为只要很少量的批准就行）其目的就是想使该系统很快开始起作用。

我们想到的方法是一种自成一格的文件的形式，这种文件与现有的文件——1925年议定书和1972年的细菌武器公约的联系以及与正在进行的有关化学武器的谈判的联系可以清楚和容易地描述出来。

我已表示希望这项倡议会特别有助于我们共同努力进行有关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我们希望用这种办法来促进寻求一种选择办法，这种办法也许能够使上述两种相反的理论的支持者都感到满意并且也可能在国际法角度上证明是有用的。

我国代表团当然愿意特别是在工作小组内对于这份文件进行人们可能希望作出的任何澄清。

我已审慎地决定把这次发言仅限于委员会议程上的一个具体的项目。目的是想帮助促进我们的工作。如果所有代表团在今后都不要再重申大家都知道的立场，都不要进行谴责和不要使用敌意的指控的话，本委员会的效率会大有提高。

我们的工作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变成为仅仅是一个给外部世界留下深刻印象的讲坛。如果本委员会更经常地向国际社会表明我们大家愿意尽力达成具体协议的真正努力，那么国际社会多半会更加相信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作用。

主席：感谢比利时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请印度尼西亚尊敬的代表，苏恰斯纳大使阁下发言。

苏恰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首先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委员会八月份主席表示祝贺。我们相信，你的良谋和广泛的外交经验将有助于委员会的工作进一步开展。我本人作为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团长能欢迎你这位肯尼亚的代表主持我们委员会感到特别高兴。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双边关系最近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并将迎来两国间更为具体而互利的合作关系。

我还要以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的名义对你的前任、日本大使大川阁下前一时期主持委员会时所作的值得称赞的工作表示赞赏和感谢。我国代表团认为，特别是在委员会春季会议工作结束之前，他所显示出来的才干、效力和献身精神为我们委员会能发展到今天这一阶段作出了很大贡献。

我也和前几位发言者一样对罗马尼亚达特库大使阁下参加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欢迎。我国代表团期望着继续和罗马尼亚代表团合作。

本期会议是在恰好在一个月之前的今天所举行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毫无结果地结束后召开的。在我前面发言的几位尊敬的代表已经谈到了多边裁军进程中这一最为令人遗憾的事件。第二届特别联大未能产生有意义的成果这一事实迫使我们裁军谈判委员会中的每一成员深刻地思考并估计我们共同为裁军所进行的努力的现状。我们认为，委员会中的所有成员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采取新的步骤并寻求各种方法，以便保证裁军谈判委员会更有效地工作，以免失职。在特别联大结束时以及在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大家已谈了许多关于特别联大如何以及为什么不能完成赋予它的任务的原因。我国代表团在特别联大结束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无须多加强调的是，阻碍第二届特别联大取得成功的最严重的障碍是大国间、特别是超级大国间关系中普遍存在的日益增长的猜疑和不信任。结果，第二届特别联大也成了它们在裁军问题上相互进一步对抗的舞台，这使得国际社会通过真正的裁军措施实现世界和平和安全的正当要求遭到挫折。我国代表团诚挚而谦卑地认为，为了防止这种现象重新出现，这些国家有必要以真正的和具体的行动表明其对现有义务和协定的承诺。不然的话，如果这种现象成为一个趋势，并渗透到包括这一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在内的所有其他国际论坛中去的话，那么恐怕本机构存在的理由和生存的能力将受到严重的考验。

然而，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经过考虑认为，第二届特别联大不能纯粹以其失败和

(苏恰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

缺点来判断。我们应该以正确的观点来看待它取得的微小的成果，也就是说，应该看到，通向全面彻底裁军这一最终目标的道路确实是非常复杂和艰难的，我们在以实际行动表明我们对《最后文件》的义务的努力中需要进行不断的和富有想象力的思想和再思想。

本期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的重要性就在于此。我们正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那里需要更有力地作出新的努力，同时，指导我们思想的应是远见和客观性。夏季会议的会期较短。因此，委员会应以深刻的紧迫感和优先感进行工作。

在程序性问题上，不应滥用协商一致的观念来不适当地阻碍或破坏进展。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应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一最高优先项目立即开始其真正的工作。我们坚信，核裁军不仅仅是那些拥有核器和武库的国家所关心的问题，实际上它是全人类主要关心的问题。这一点已由世界上许多地方越来越多的人民所共有的日益明白的公众舆论所充分表明了。相信人类的命运应由某些大国的政治权宜之计决定，这当然是错误的。工作小组成立后将有一份21国集团于1980年7月9日提出的载入第CD/116号文件的有益的文件作为基础而开始其工作。我国代表团认为，印度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建议确实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种战争的发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共同生存。所建议的工作小组安全可以把这一问题作为一个优先项目。我们认为，我们早该放弃通过非正式会议处理议程项目2的做法了。经验表明，这种方式是不够的，并会使我们一无所得。

委员会在夏季会议期间应集中处理的另一个重要项目是化学武器。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波兰大使苏伊卡的干练的领导下，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夏季会议开始之前两个星期所作的工作是值得赞赏的。通过非正式的工作安排，并通过在不同的小组中处理正在讨论中的每个组成部分的办法，工作小组在讨论中存在的积极气氛的帮助下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些进展可使委员会朝着草拟一份化学武器公约的目标继续前进。显然我们负有共同的义务和责任，要保证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夏季会议期间将取得进一步的进展，以便不辜负我们的期望。做到这一点的一个办法是鼓励小组以及非正式协商的活动，正如我刚才指出的这些活动在会前协商期间证明是有益的。

(苏恰斯纳先生, 印度尼西亚)

春季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是设立了核禁试工作小组。不用说, 我国代表团当然是渴望看到该工作小组尽快开始其实质性工作的代表团之一。我们大家都必须作出认真的努力, 克服那些可能有碍前进的困难。我国代表团认为, 地震专家小组至今的发现是有助于解决核查中种种问题的。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把这些技术发现变成政治上的协商一致意见。在这一方面, 回顾一下联合国秘书长的发言可能是有益的, 他说, “该问题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方面已经作了如此充分的探讨, 因此为了达成一致意见, 现在只需要作出一个政治决定”(CD/86)。

委员会在夏季会议期间应处理的另一个重要项目是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印度尼西亚过去已经、将来仍将致力于有关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既定的法律原则。印度尼西亚是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中的一个积极的成员。某些空间大国不顾现有的国际法律文件为了非和平目的而“偷偷摸摸”地利用外层空间的做法, 引起了我们的严重关注, 而且我相信, 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严重关注。我国代表团认为, 委员会应就设立一个外层空间特设工作小组达成一致意见。为了有助于就这一项目进行工作, 委员会可考虑与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进行合作和配合的可能性。我们委员会还可考虑有利地利用并得益于现正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二届联合国外层空间会议的做法的是适当的。

刚才我突出了某些我们认为委员会在夏季会议期间应集中处理的重要问题。我没有提到其他重要项目, 这不应被认为是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减少了。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未能就一项综合裁军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这不能丝毫改变我们的信心, 即委员会的工作中也应优先地考虑综合裁军方案。我国代表团认为, 我们在经过了一段似乎必要的时间进行深刻的考虑后, 再加上委员会全体成员的想象力, 应该有可能达成这样的一致意见, 即综合裁军方案不应损害《最后文件》, 相反, 应明确地反映并发展这个文件。但根据实际情况, 委员会已决定最近重新设立的由罗夫莱斯大使干练地主持的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在明年初之前不恢复其正式的实质性工作, 我认为这样做是适当的。在这一方面我想指出, 我们同意已达成的这样的谅解, 即该工作小组尊敬的主席可尽最大可能利用夏季会议的时间进行非正式协商, 以便找出各种方法, 保证该工作小组在明年初审议实质问题时能更有效地工作。关于其他重要问题, 如消极安全保证和放射性武器, 我们也同意这样的意

(苏恰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

见，即经过进一步的考虑，这些问题有可能更有效地加以处理。

最后，我国代表团愿指出，最为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在开始我们夏季会议的工作时应以具体行动表明我们说的话，即我们对第二届特别联大的令人失望的结果并不感到气馁。让我们大家都更为认真地努力通过多边裁军谈判抓住并推进寻求和平与安全的势头。主席先生，正如你在开幕词中正确地指出的，正因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没有取得成果，因此，裁军谈判委员会正面临着一个我们每个个人和整个集体都需对付的挑战。

主席：我感谢印度尼西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今天登记的发言就到此结束。还有其他代表团希望发言吗？

裁军谈判委员会下次全体会议将于8月12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召开。

现在休会。

下午12时30分散会。